



汉藏语系核心词

Sino-Tibetan's Basic Words

金理新 著

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汉藏语系核心词

金理新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系核心词/金理新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105-12564-7

I. ①汉… II. ①金… III. ①汉藏语系—同源词—研究
②汉藏语系—借词—研究 IV. ①H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7114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冯敏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540千字

印张:31

定价:86.00元

ISBN 978-7-105-12564-7/H·844(汉26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主体在我国的汉藏语系的分类是国内外语言学界关于中国语言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从19世纪算起，这个问题大致经历了西方学者的印度支那语系，李方桂、罗常培、傅懋勤、王辅世等的汉、藏缅、侗台、苗瑶四语族的汉藏语系，白保罗等不包括侗台、苗瑶语的汉藏语系，沙加尔、邢公畹、郑张尚芳等涵盖更大范围语言的华澳语系等不同阶段和分类结果。对这个问题虽然尚未达成共识，但是从语言比较的材料到方法都已经十分成熟和趋于深入。

跟早期的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基本承认，以为数不多的核心词为比较对象和区分关系词的历史层次来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源关系是解决汉藏语系分类的两个基本的理论平台。这是因为，核心词比一般词汇更稳定而不易借用，所以，如果核心词有严格语音对应的语言是亲属语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区分关系词历史层次的作用在于，同源词应该表现出早期共同语阶段的语音特点，而如果是表现出时间层次较晚语音的词汇，应该属于借词。经过这样的理论平台的评估和筛选，有相当多的曾经被认为是同源词的关系词被有效地排除。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轻而易举地解决，其原因就在于可能是正确的大胆假设尚未被准确的小心求证所验证，即确定真实准确的有语音对应关系的核心词及其历史层次还存在种种理论和材料方面的缺陷，因此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我认为，金理新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在这两个求证的难点方面有所突破和推进。

此项研究运用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语料引征涉及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乃至南亚语等东亚主要语言群体的代表性语种和方言。在详实的语料基础上，根据缜密的考证，重新甄别了语族之间的同源词和借词，构拟了不同语族语言的古音系统，从而使得不同语言的比较更有依据，比较的视野也大为扩展，某种程度上澄清了大量的所谓关系词的同源或借用关系，完善或纠正了前人已构拟或未加构拟的诸

语群古音系统的不足。其词源鉴别和构拟结论尽管不能说已经成为定论，但至少可以起到进一步抛砖引玉的作用。

著作开头的专题讨论部分涉及几个与汉藏语比较研究关系密切的问题，对此这里作一简单的解读和评述。

1. 借词和同源词的鉴别

在汉藏语中，借词和同源词都可以在语言之间形成语音对应关系，这是长期困惑学界无法区分词源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本书对此提出了一些词源鉴别的方法。比如，假设同源词和借词有不同的语音对应形式，不同时期的借词有不同的语音时代特点，而同源词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层次。又如，因为借词的语音形式会因母语语音系统制约而发生“易容”，大量实际的词例可以说明，凡语音相似者多为借词，而语音相异者却为同源词。此外，还假设亲属语言分化以后的词汇借用是独立发生的，因此根据词语在不同亲属语言或方言中分布的不均匀性可以判断其为借词还是同源词。应该说，这些方法在逻辑假设和实证研究中都比较有说服力。

2. 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

苗瑶语的韵母也像汉语、侗台语一样依韵尾而分阴、阳、入三类。苗瑶语及其方言韵尾读音的分歧和差异是这个语族的一个主要特点。陈其光先生曾认为，阳声韵的分布可以作为苗瑶语的分类依据，即有一个鼻尾音的是苗语支，有两个鼻尾音的是畚语支，有三个鼻尾音的是瑶语支。现代苗瑶语方言韵母实际发音的参差，致使原始苗瑶语韵母构拟困难，因此各家的古音构拟分歧很大。如王辅世、毛宗武先生依据现代苗瑶语同源词的音值构拟了含单元音、复元音、短元音、长元音的60类古阴声韵母，这样复杂的韵母系统之于一种自然语言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本书认为，因无后附辅音（韵尾）的辖制，韵母的元音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异，这是人类语言语音变异的共性，也是造成现代苗瑶语韵母发音极为参差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用以往求现代语言语音最小公倍数的方法来构拟古音，而应根据语族内语言语音的互补性（如苗语支语言韵尾缺失，可能是受无辅音韵尾彝语支语言的影响；瑶语支语言则韵尾发达）以及关系较远语言（汉语、侗台语、藏缅语以至南岛语）中同源词相对简单的音值加以构拟。同时，还应该考虑语音分布的共性机制，例如人类语言 i、e、a、o、u 五元音的普遍分布及语音演变的共性机制，例如 e > i、i > ai、o > u、u > au 等的高化、裂化演变。据此，可将原始

苗瑶语的阴声类韵母构拟为 i、e、a、o、u、 u 各分长短的主要元音韵母系统。这样的音系既符合人类语言语音机制的共性，也可与相关的汉、侗台、藏缅、南岛诸语的语音构拟取得一致。

3. 壮侗语的舌尖后音

李方桂、袁家骅、梁敏、张均如等先生的侗台语古音构拟都有单辅音 l-、r- 和复辅音 Cl-、Cr- 类声母，这些辅音声母于现代侗台语的实际读音以及更为广泛的汉藏语构拟中都较为常见，因此声母 l-、r- 和介音 -l 和 -r 的构拟似已成为共识。但是，如果进一步深究会发现此种构拟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例如声调阴阳不符，包括黎语支、仡央语支在内的大范围亲属语言语音对应的随机和紊乱。

本书对此提出以下假设：原始侗台语词的语音类型为“非词根音节 + 词根音节”的双（多）音节结构，Cl-、Cr- 是双（多）音节词向单音节词演进过程中留下来的产物，既有对原始母语的继承，也有独立的创新。这种“非词根音节”仍保留在现代藏缅语的“弱化音节”、南亚语的“半个音节”和南岛语的词首音节中。其实，非词根音节 + 词根音节 C(v)l(v)、C(v)r(v) 与复辅音 Cl-、Cr- 的构拟并不冲突，不过是原始语音所处的不同阶段而已，但是对于古音构拟的解释力却不一样。在双（多）音节词向单音节词融合的过程中，有的语言缩减第一音节而保留 l-、r-，如多数侗台语；有的语言缩减第二音节而保留 C-，如拉珈语；而有的语言仍保留双音节结构，如布央语。保留的辅音可能发生变异，因此会导致声母和声调对应的不整齐。

古侗台语的 *r- 和 *l-，在北部壮语（如武鸣）由 [r- 和 [l- 与之对应，南部壮语（如靖西）由 r- 和 l- 与之对应，但是也有一些词违反这样的对应规律。对此，本书提出应该增加一个与边音 *l- 对立的 *l̥- 来解释，并根据其他同源词构拟了同部位的鼻音 *n- 和 *n̥-、塞音 *t- 和 *t̥- 的对立，这样不仅解决了语音对应的例外现象，也是符合内部拟测原则的。

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正处在起承转合的关键时期。本书以学界公认的 100 个核心词及其历史层次为理论平台，在极其广泛的语言群体和语言资料范围内对核心词的语源作了逐词的小心求证。所得到的创新性结论为：东亚诸语族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源词，同时也都存在借词。当然具体语族之间的同源程度和接触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汉语和藏缅语、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的同源词明显多于与其他语族之间的同源词，苗瑶语中主要是早期汉语借词，而侗台语中主要是晚期的汉语借词等。

据此，突破了以往那样判断汉藏语系乃至东亚语群某语族与某语族仅为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的简单结论。尽管本书的结论以及具体词例的考证可能还存在争议，但是无论如何，此项研究的成果肯定会对汉藏语的历史研究有极大的启发和推进作用。

黄行

2012年8月

目 录

通论	(1)
一、借词的鉴别	(1)
二、同源词的鉴别	(11)
三、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	(21)
四、侗台语的舌尖后音	(36)
数词	(66)
名词 (一)	(98)
头	(98)
脑	(105)
发	(110)
耳	(114)
目	(120)
鼻	(125)
嘴	(134)
舌	(139)
齿	(146)
颈	(151)
手 (一)	(156)
手 (二)	(163)
爪	(168)
脚	(173)
肘	(180)
膝	(183)

乳	(188)
腹	(193)
脐	(200)
皮	(205)
骨	(209)
肉	(214)
心	(219)
肝	(222)
血	(224)
名词 (二)	(229)
日	(229)
月	(232)
星	(239)
雨	(244)
风	(250)
云	(255)
雾	(259)
烟	(261)
电	(265)
夜	(268)
火	(271)
水	(275)
土	(280)
石	(287)
山	(291)
母 (一)	(294)
母 (二)	(297)
父	(301)
人	(304)
路	(309)

灰	(312)
名词 (三)	(316)
鱼	(316)
鸟	(320)
猪	(324)
狗	(329)
蛇	(332)
鼠	(335)
虱	(338)
蚤	(343)
毛	(346)
尾	(349)
翼	(352)
角	(355)
蛋	(357)
油	(361)
树	(365)
根	(370)
叶	(375)
动词	(381)
吃	(381)
喝	(386)
吸	(389)
咬	(392)
看 (一)	(396)
看 (二)	(399)
哭	(402)
笑	(405)
听	(408)

睡	(412)
梦	(415)
死	(418)
杀	(422)
飞	(424)
走	(427)
来	(431)
坐	(434)
站	(439)
给	(442)
烧	(445)
代词	(452)
我	(452)
你	(460)
这	(466)
谁	(469)
何	(472)
参考文献	(476)

通 论

一、借词的鉴别

(一)

语言的接触自然会带来语言成分的借用。这种借用可以是语音，也可以是语法，最普遍的是语词。如同日常发生的借贷关系，或因借贷关系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且借方当时没有给贷方留下借贷凭据，有时借贷双方也可能会出现争执。争执一旦发生，不论是借方还是贷方都必须提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自然，语言之间的借贷关系跟日常发生的借贷关系有所不同：贷方语言不会因借走一个语词而少了一个语词。借方语言从贷方语言借进一个语词之后，尽管对此语词进行“易容”，但“易容”后的样子跟原貌相似，或可以建立某种形式上的联系。语词的借用总是以语音形式的相似性作为前提的。我们正可以利用语音相似或语音联系来断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借贷关系，最终确定谁是借方谁是贷方。

(二)

不论是借词还是同源词，都是语言彼此之间有“必然”关系的语词。如果我们以某一种语言作为基础，在世界上数千种语言里面一一去采集，总能采集到我们想要的语音形式。不同的语言之间总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在语音形式上“偶合”的语词。这种偶合词不仅存在于非亲属语言之间，也存在于亲属语言之间。相对而言，基于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亲属语言之间的偶合词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既然是偶合词，自然不存在任何语音形式上可以重复再现的联系，即语音对应关系。语言里面还有一批依据自然声音命名的“拟声词”。由于自然声音相同，不同语言，即使两者没有发生学关系，也可能创造出语音形式相同或相似的语词。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动物名称。“乌鸦”、“青蛙”、“猫”等动物名称，许多语言不论是否有发生学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总是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就在于这些动物的叫声相似；而语言往往以这些动物

的叫声作为命名的理据。这些语词用于语言比较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我们在处理语言语词时应该予以剔除。确定借词或同源词，应该坚持“无罪推论”原则。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该认为不同语言之间这些语音形式相似的语词之间没有关系，再用证据来证明它们有关系；不能先认为它们之间有关系，再用证据来证明它们有关系，更不能仅仅依据语音形式的相似而判断它们是有关系的语词。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之间有关系之前，不论是借贷关系，还是同源关系，我们认为还是把它们看成是偶合词可能更符合实际。

(三)

任何语词都是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有机组合体。自然语言里面不存在只有语音形式而没有意义内容或只有意义内容而没有语音形式的语词。因而，从意义内容来确定借词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不过，我们这里要谈的却是如何从语音形式上来确定借词。借方语言一旦从贷方语言借进一个语词，首要任务是对所借语词的语音形式进行适度“易容”，使之跟自己原有的语音系统相匹配，让本语言的使用者感觉不到它是异类。因而，借词跟源词之间要求的只是语音形式上的相似而不是语音形式上的完全相同。其次，借词进来之后也会和固有语词一起参与语音演变。经过一段时间，比如一千年，生活在借方语言中的借词和生活在贷方语言中的源词，两者就语音形式而言，可能已经一点也不相像了。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览金	东山	三江	大坪 ^①
信	fyan ²⁴	fyan ³⁵	θan ³⁵	θyen ³⁵	tθin ⁴⁴	ɕin ²⁴	syen ⁴⁴	sin ⁵³
西	fai ³³	fai ³³	θei ³³	θei ³³	tθai ³⁵	ɕi ³³	si ³³	sei ⁴⁴
孙	fun ³³	fun ³³	θun ³³	---	tθun ³⁵	swən ³⁵	syen ³³	hun ⁴⁴
心	fin ³³	fin ³³	θim ³³	θim ³³	tθim ³⁵	ɕen ³³	syen ³³	hum ⁴⁴
蒜	fun ²⁴	fun ³⁵	θun ³⁵	θun ³⁵	tun ³¹	---	---	hən ³⁵
算	fun ²⁴	fun ³⁵	θun ³⁵	θun ³⁵	tθun ⁴⁴	sun ¹³	swən ⁴⁴	hin ⁵³
蓑	fei ³³	fei ²¹	---	θə ³¹	---	swə ³³	si ³³	hi ⁴⁴
丝	fei ³³	fei ³³	θei ³³	θei ³³	tθei ³⁵	---	ɕi ⁴⁴	---
伞	fan ²⁴	fa:n ³⁵	θa:n ³⁵	θa:n ³⁵	tθa:n ⁴⁴	san ³⁵	sun ³⁵	hən ⁴²
醒	fiŋ ⁵⁴⁵	fi:ŋ ⁵³	---	θiŋ ⁵³	tθiŋ ⁵³	ɕe ³⁵	syəŋ ³⁵	---

① 国外学者，如白保罗 (P. K. Benedict) 等，所标记的音标 j，并非半元音 j，而是舌面中浊塞音 j 或舌面浊塞擦音 dz (藏文的舌面浊塞擦音 dz，国外一般都转写为 j)，把半元音 j 标记为 y。为了不跟国外学者所标记的舌面浊塞音或塞擦音 j 混淆，本文把半元音 j 一律写作 y。如果个别地方确实是前高圆唇元音 /y/，本书将一一加以注明。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览金	东山	三江	大坪
细(小)	fai ²⁴	fai ³⁵	---	---	---	---	---	hei ⁴²
送	fuŋ ²⁴	fuŋ ³⁵	θuŋ ³⁵	θoŋ ³⁵	tθuŋ ⁴⁴	swə ¹³	syɛŋ ⁴⁴	hiŋ ⁴²

上述瑶语语词都是从汉语那里借来中古读心母的借词。除了三江等方言外，其他方言基本上没有保持心母原有读音 s-。如果我们站在瑶语十里香方言的角度看汉语源词，就会发现借词和源词之间的语音形式差异很大，甚至想象不出它们原来是借词，如瑶语十里香的 fai²⁴ 和汉语的“细”。这说明中古的心母借进瑶语之后，在一些方言里面，读音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清楚借词在语言里面的语音变化，就容易把借词判断成了同源词，或者不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借贷关系。相反，瑶语里面读 s- 的则不是心母借词或不是同一时期的心母借词：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览金	东山	三江	大坪
双	suŋ ³³	suŋ ³³	ɕuŋ ³³	swaŋ ³³	tθuŋ ²¹	swə ³³	syɛŋ ³³	hiŋ ⁴⁴
数	sau ⁵⁴⁵	sou ³⁵	ɕa:u ⁵³	θau ³⁵	tθɔu ⁴³⁴	sau ³⁵	sou ³³	hu ⁴²
霜	sɔŋ ³³	sɔɔŋ ³³	ɕɔŋ ³³	θɔŋ ³³	tθɔ:ŋ ³¹	sɔ ³³	syɔŋ ³³	sɔŋ ⁴⁴
声	siŋ ³³	si:ŋ ³³	ɕiŋ ³³	θiŋ ³³	tθi:ŋ ²¹	ɕe ³³	---	hi ⁴²
输	swei ³³	swei ³³	ɕui ³³	si ⁵⁵	tθei ³¹	səu ³³	ɕiu ³³	si ⁵³
申	syen ³³	syen ³³	ɕyen ³³	sin ³³	sen ³¹	ɕin ³³	ɕiŋ ³³	san ⁴⁴
收	syəu ³³	syou ³³	ɕyeu ³³	θyəu ³³	sɔu ³¹	sau ³³	ɕɔu ⁴⁴	siu ⁴⁴
赊	sye ³³	sye ³³	ɕya ³³	θya ³³	---	sa ³³	ɕa ³³	syɛ ⁴⁴
伤	syaŋ ³³	syaŋ ³³	ɕyaŋ ³³	saŋ ³³	saŋ ³³	ɕaŋ ³³	ɕɔŋ ³³	---

上述是来自汉语读山母和书母的借词。瑶语大部分方言保持跟心母的差别，而部分方言则两者合流，如长坪方言和大坪方言。但是，上述瑶语语词跟中古汉语都有相对比较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语言之间要是偶然发生借贷关系，因其所借语词数量极其有限，借方语言和贷方语言之间自然难以构成语音对应关系（所谓语音对应是一批语词）；而一旦语言之间发生频繁密切的接触，借方语言就可以跟贷方语言构成整齐严密的语音对应关系。因为，借方语言总是以跟贷方语言最接近的语音形式来对译借词。如此，借方语言自然会跟贷方语言形成相对比较固定的语音对应关系。语言接触越密切，语音对应关系越严整。偶合词正因为是偶合，所以语音对应关系不可能再现，而借词正因为不是偶合，所以其语音对应关系可以再现。我们从上述例子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判别是否为借词固然不能仅靠语音对应关系，但是确定借词却不能不靠语音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有语音对应关系的一定是有关系的语词，而没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则可能只是偶合词，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

明它不是偶合词。因而，语音对应关系是确立借词的必要条件。心中中古为 s-，而书母、山母中古为 ɕ- 和 ʂ-。依照瑶语支书母、山母合流来看，瑶语借走这批语词时其辅音是 ɕ-。这些借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瑶语比如十里香方言语音发生了这样的演变：*s->f- 而 *ɕ->s-。这在水语里面 *s->h- 而 *ɕ->s-（我们认为是 *s->h-、*ʂ->s-）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曾晓渝，2002）。可见，借词、同源词的区别不能光靠语音对应关系，借词也有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

(四)

语音对应是确立借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所谓语音对应，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语音关系可以在不同的语词里面反复再现。那些语音关系不能在其他同类语词中再现的语词，在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是意义证据或历史证据等）加以证明是借词之前，我们认为只能把它们处理为偶合词。但是，两种语言如果“偶合词”多了，有一定统计学价值，那么两种语言即使难以构成完全语音对应关系，也可能发生过接触关系。自然，语音关系可以再现的语词也不一定就是借词。因为，同源词的语音关系也可以再现。

借词不论其借进的历史是如何的久远，对于借方语言而言，总是在发展过程中从贷方语言借来的。我们正可以根据“时间”这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借词或不是借词。现代汉语的“拷贝”，我们说是从英语借来的。因为，汉语原本没有“拷贝”，而英语有“copy”。故此，判断借词的一条简单的标准是：甲语言早就有，乙语言原本没有而后来才有，那么乙语言里面的这一语词是从甲语言借来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语词的“意义内容”来判别借词。我们要略加讨论的是依据语音形式标准来判别借词。借词，由于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嵌入”的异物，因而借词自然有借词自己的语音对应规律，试看以下瑶语语词：

	览金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东山	三江	大坪
铃	gi:ŋ ²²	liŋ ³¹	li:ŋ ²¹	giŋ ³¹	liŋ ³¹	---	---	leŋ ⁵³
六	gu ⁴³	lwə ²¹	lwo ²¹	gwo ³²	ðu ³¹	lyɔ ⁴²	lyɔ ³¹	lyɛ ²²
捞	gyɔu ³¹	ɬu ⁵⁴	la:u ²¹	gou ²¹³	ðau ¹²¹	ɬɔ ⁴²	leu ³⁵	lau ³⁵
两	guŋ ²¹	luŋ ²³²	luŋ ²³²	guŋ ²¹³	ðoŋ ¹²¹	lwə ⁴²	lɔŋ ³¹	liŋ ⁴⁴
滤	---	ləu ²¹	lou ¹³	gou ²¹³	ðau ³¹	---	---	li ²²
栏(圈)	---	lan ³¹	la:n ²¹	ga:n ³¹	---	glaŋ ³¹	lan ⁵⁵	---
立(竖)	gyap ³³	lyəp ²¹	lyop ²¹	gyep ³²	---	---	---	---

	览金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东山	三江	大坪
留 (饭)	gyɔu ²²	liu ³¹	lyou ²¹	gyeu ³¹	ðyɔu ³¹	lyau ³¹	lyɔu ⁵⁵	---
流	gyɔu ⁴³	lu ²¹	lyou ¹³	gyeu ¹¹	ðyɔu ²²	---	lyɔu ¹³	---
淋 (浇)	---	lyəm ³¹	lyom ²¹	gyem ³¹	ðyəm ³¹	lyan ³¹	lyen ⁵⁵	dzum ⁵³
镰	---	lin ³¹	lim ³¹	lim ²¹³	ðim ¹²¹	lyen ³¹	lyen ⁵⁵	dzjam ⁵³
田	gi:ŋ ²²	liŋ ³¹	liŋ ³¹	giŋ ³¹	ðiŋ ³³	lye ³¹	lyan ⁵⁵	lyaj ⁵³

语词“铃”长坪方言声母不一致，是其他方言的借词或汉语的再借词。上述语词，瑶语诸方言读音尽管差异较大，但语音对应是整齐的，而且跟中古的来母对应，除最后一个语词“田”外。它们之间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说明了瑶语的边音 *l-在览金、罗香等方言里面发生了音变，而不是来自古瑶语的复辅音声母。这种音变广泛出现在南岛语里面。假若我们知道，比如瑶语的重量单位“两”，是汉语“两”的借词，那么上述这一组语词都是中古借词。于是，我们可以确定，假如瑶语的“田”跟汉语对应的是“田”，那么瑶语的“田”肯定不是中古“田”的借词。因为，中古汉语的定母 d，瑶语借词也读 t < *d，如江底 toŋ²¹“铜”。当然，就是不知道“两”是晚起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上述这一组语词除了“田”以外全部是汉语借词。因为，语词“田”跟中古对应的是辅音 d-。借词由于是后来嵌入的，所以跟同源词的语音对应不一致。借词跟同源词因各自的历史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语音演变规律，自然构成不同的语音对应关系。不过，语言接触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于是，同一语音形式的借词，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如瑶语大坪方言的“淋”和“镰”。瑶语大坪方言这两个语词发生借贷关系的时间相对要早一些。

	览金	十里香	江底	罗香	长坪	东山	三江	大坪
笠	gyap ³³	lap ²¹	lap ²¹	gap ³²	ðap ²¹	ʃan ⁴²	læ ²²	dzup ²²
两 (一双)	ge:ŋ ⁴³	leŋ ²¹	le:ŋ ¹³	---	---	le ⁴²	---	dzaj ²²
料 (量)	ga:u ³¹	---	ʃa:u ³³	ga:u ³³	la:u ¹²¹	ʃa ³³	lau ³³	dzau ⁴⁴
牢 (圈)	gu ²²	---	---	---	ðau ³¹	glu ³¹	---	dzu ⁵³
拦	gya:n ²²	lai ²¹	---	ga:n ³¹	ða:n ³¹	lan ³¹	---	dzan ⁵³
廩 (仓)	gyam ²¹	lam ²³²	lam ²³²	gam ²¹³	ðam ¹²¹	lan ⁴²	---	dzum ⁴⁴
令 (好)	gɔŋ ⁴⁴	luŋ ²⁴	luŋ ²⁴	gwəŋ ⁵⁵	ðəŋ ⁵⁵	lɔŋ ¹³	lɔŋ ⁴⁴	dzɔŋ ⁴²
窿 (天)	gu:ŋ ²²	luŋ ³¹	luŋ ²¹	guŋ ³¹	ðoŋ ³¹	lwə ³¹	---	---
联 (缝)	gun ²²	luŋ ³¹	---	gwən ³¹	ðun ³¹	---	---	---
利 (锐)	gyai ⁴³	lai ²¹	lai ¹³	gai ¹¹	ðai ²²	lai ⁴²	---	hei ²²
犁	gyai ²²	lai ³¹	lai ²¹	gai ³¹	ðai ³¹	lai ³¹	lai ⁵⁵	hei ⁵³
石	gyau ³⁵	la ³¹	lai ²¹	gau ³³	ðau ³³	lau ³³	lɔu ³³	dzu ⁴⁴